



万玛才旦为春光青年影展题写的祝词

这片土地里，才会升华出的情感。这是灵魂依附，性命相托的电影，一个导演，他的全部血肉和爱恨，全部信仰和绝望，都在这里。”“这是最好的电影。”

万玛才旦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眼睛。一只长在手心里、俯瞰人间的眼睛。是有一年他在西藏一个寺庙里看到的一幅古老壁画的局部。他很喜欢，就做了头像。这种慈悲之眼凝视世界的眼光，出现在他的每一部电影里。

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微信头像的那双眼睛，讲述自己所接受的藏传佛教传统里，人是有第三只眼睛的。它代表的是智慧，是慈悲。“有些电影里是有一些小聪明的，或者聪明，但达不到智慧的境界。而伯格曼、阿巴斯，他们却是在用智慧在拍电影。”

写剧本、拍电影的同时，万玛才旦也一直在用藏汉双语进行文学创作。在小说和电影的世界，他重构着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。“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很重要，较之过于理性与坚硬的现实，它呈现出某种混沌、松软与诗意。”

他最想拍的一部电影是《永恒一日》，也是一部史实。“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经历四季的变化，喻示着整个藏地百年历史的浓缩。”那是最接近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理解，所凝聚出来的一个电影意象《永恒一日》。

他是真正把藏族电影带向世界的人。“在这样的一

个时代，幸亏有这样的电影陪着我们”。

实际上万玛才旦非常温和，他诠释另外一种文化英雄或者勇士的状态，一如藏传佛法对于布施的解释：打开自己，并且付出一切。

无论是从家乡出离，还是在异乡重新审视家乡，万玛才旦允许这两个视角同时存在于自身。在一部一部作品当中如实呈现自己的思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渐渐与自己的故土重逢了。

采访接近尾声，西影圈子这间叫24color的咖啡馆，玻璃窗里面灯火通明。魏龙彪坐在后院的幽静角落讲述了万玛才旦与西影春光的故事。远处的乐队传来一首熟悉的歌。他突然有点走神，是许巍的《难忘的一天》。“这首歌今天也来得恰恰好。”

这是他的电影处女作《陈仓已冬》的片尾曲。当时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配乐，直到听到这首歌，心里猛然确定了。后来剪辑全部完成，片尾曲响起、字幕滚动上来的时候，脑海中闪过所有拍摄时的艰难与坚持，感慨万千。

今天这首歌在这样一段讲述结束时，又以这样神奇而偶然的方式冒出来。

最崩溃沮丧的时候，他总是想起万玛才旦导演。总是能在内心最隐秘的温柔地带找到与万玛才旦连接的力量，在一种无法言说的想念和加持中无数次与万玛才旦重逢。

采访结束穿越夜色中的西影圈子时，有一点奇特的温暖流淌在心里面。这种讲述似乎也超越了文字，和万玛所创造的电影世界一样。

魏龙彪讲了一件小事，第六届影展期间，有一天晚饭后，他陪导演散步。他们从西影圈子一直走到了慈恩塔下玄奘的雕塑前。他记得万玛导演静静地凝望了好半天。

那是万玛才旦第一部作品《静静的嘛呢石》里面唐僧喇嘛在真实世界中的原型呀。

(本文部分图片由西影·春光青年电影展、西影青年导演支持计划提供，特此致谢！)

参考文献

[1]王小鲁：《高原剧场的拉幕人——追念万玛才旦先生》，载《南方周末》，2023-6-21。

[2]许金晶：《“藏地新浪潮”：用影像讲述藏人自己的故事》，载《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》，2018。

[3]杨楠、孟依依、陈诗雨：《故事，还没讲完——纪念万玛才旦离世一周年》，载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2024-5-10。